

經部

尚書埤傳卷二

吳江朱鶴齡撰

舜典

按伏生經文無篇首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東晉梅賾上古文孔傳亦無之今此二十八字乃蕭齊姚方興得之大航頭者其傳又云王肅范甯所補則此二十八字誠可疑　陳振孫曰孟子引二

十有八載放勲徂落之文曰堯典則知古無舜典篇名也

允塞

袁黄曰易曰有孚盈缶缶至虚而吾之誠信足以滿之正是塞義

慎徽五典　大麓

袁黄曰徽孔傳訓美蔡因之按字書三糾繩為徽又琴節曰徽淮南子鼓琴循經謂之徽五臣曰調也三

糾纏亦有調義不調則緩急不均故須慎之下之克從者從其所調也　左傳播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孔傳用之蔡傳則用孟子

大麓自應據史記蔡傳堯使舜入山林是用史本紀語孔傳大録萬幾之政蓋因録鹿音同而誤耳集韻麓古作禁通作鹿王氏曰大麓太山之麓也後世封禪之說傳會于此黄度曰闞駰十三州志麓林之大者其後秦置鉅鹿郡堯將禪舜合諸侯羣臣百姓納之大麓風

雨不迷致之以貽華之玉此出緯書難盡據而與史記相符

舜讓于德弗嗣

孔傳辭讓于德不堪不能嗣帝位愚按此即蔡傳所引或說也若作讓于有德之人泛言則不成為讓有所指則為何人乎　王樵曰舜讓于德勿嗣之下無再命之辭而即繼以受終文祖疑有闕文仁山金氏以論語補之曰帝曰咨汝舜天之歴數在爾躬不允

其讓也允執其中授以治天下之道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戒之也然後舜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如此文義方完

正月上日

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皆謂建寅之月王肅云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而上皆以建寅為正

在璿璣玉衡　七政

孔疏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璿衡衡簫所以視

星宿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蓋璿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則知星宿　王應麟曰張文饒云堯之歴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儀也信都芳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唐孔氏曰髀股也股者表也其法始于庖羲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蔡邕云劉智謂黄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春秋緯即蓋天也文曜鈎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

袁黄曰堯典曰日月星辰此止及七政者經星麗天不動十二辰無遲速順逆之殊故畧之 附考蔡傳六合儀刻十二辰八干四隅鄒季友曰八干謂壬癸甲乙丙丁庚辛四隅謂艮巽坤乾

肆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

孔疏經言祭天不及地與社稷必皆祭之但史文畧耳王樵曰類依郊祀為之鄭氏春官肆師注本尚書夏侯歐陽之說近儒有云類合也合祭天地也妄解經

文以證其說固不足闢但天地之分祭合祭為歷代不決之疑有不容不辨者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可見古者天地之祭只有郊社而已安得南郊之外復有北郊以祭地乎郊自郊社自社又安得天地合祀于南郊乎皇天上帝至尊無對今主分者崇北郊以抗天主合者則謂人道若考妣然皆非禮也王莽諂事元后傅會昊天有成命之詩始合祀天

地同牢而食其瀆褻不經甚矣此豈可據耶此主胡五峯之說予有辨詳毛詩通義上帝孔傳云告天及五帝愚按此據周禮之文家語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然昊天上帝一而已豈有五哉五行之神助天理物安得與上帝並稱漢人篤信讖緯故有五方五色帝及五人帝之說至宋儒始黜之

鄒季友曰六宗漢晉諸儒之說最繁雜伏生馬融以天地四時為

六宗劉歆謂水火雷風川澤賈逵謂日月星河海岳鄭玄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晉司馬彪以六宗不應獨立表駁之幽州秀才張髦上疏謂祀丈祖之廟六宗者三昭三穆也十一家皆非見後漢書注惟王肅同孔傳孔傳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根據祭法故蔡傳從之泰昭壇名相近當從王肅作祖迎往者祖送之來者迎迎之也幽宗雩宗之宗讀如字鄭氏讀作禜非孔叢子載宰我問答與孔傳同蘇傳古者郊天必及天地間尊神考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

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序舜典之章句義疏也

輯五瑞

陳第曰五瑞及五禮三帛二生之類漢儒悉以周制當之雖其意不遠而其事無稽當于釋義之中寓存疑之意五瑞則曰若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等之類五禮則曰若周禮吉凶軍賓嘉

歲二月 柴望 律度量衡 五玉 五禮 五器

藝祖

王樵曰蔡傳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巡守當何年意必攝位之次年也孔傳以二月為瑞班之明月非是觀經文加歲字于二月之上則更端之辭非蒙上月而言且既月方日覲羣后安暇便巡守哉

鄒季友曰朱子語録云注家以至于岱宗柴望為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城今

按上章有望于山川之語則柴字自為句尤妥說文引書亦柴字絶句按後漢張純引書曰歳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亦柴字為句柴言祭天望言祭山川武成以二字該二祭則又當二字自為句也

林之奇曰律之十二又生于歴之十二班固曰推歴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也金履祥曰十二律以配十二月蓋日月會于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呂陰律以象之斗柄運于十二辰而左旋聖人

制六律陽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律右轉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出焉史遷序律書所謂律居陰而治陽歴居陽而治陰律歴更相治間不容忽者也　方回曰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吕亦稱同故有六律六同之說元間大吕二間夾鍾是也又曰井田六尺為步秦孝公初為賦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改周制也今其分寸不可考漢大率依秦律歴志所書秬黍之法乃是王莽時劉歆之說王

應麟曰皇祐新樂序云古者黄鍾為萬事根本故度量權衡皆起于黄鍾至晉隋間絫黍為尺而以製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器與聲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在于以尺而生律也司馬公謂胡李之律生于尺房庶之律生于量皆難以定是非蔡季通

謂律度量衡言葢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于度若以絫黍為之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為律以吹之而得其聲

附考 蔡傳十龠為合鄭季友曰合音閤蔡西山燕樂本原嘉量篇云合龠為合注云兩龠也又云十合為升注云二十龠也蔡氏家學相承不應有異況合龠為合乃漢律歷志本文龠即管也黄鐘之律管容秬黍一千二百謂之一龠合者并也取并合兩龠之義以為名也宋皇祐間造新樂阮逸胡瑗

嘗駁今文十龠為合之誤沙隨程氏三器圖義亦嘗辨之云漢書合龠為合俗人誤以上合字為十字也此篇集傳經朱子訂定不應有誤必傳寫之訛耳

五玉孔傳五等諸侯執其玉疏云即五瑞也蔡傳因之鄒季友曰按周禮小行人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圭以馬璋以皮之類也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據此則瑞自瑞玉自玉五瑞乃天子所頒以錫命諸侯者

諸侯執之以見五玉乃諸侯所奉以進獻天子者朝享則實之在庭周禮典瑞注云瑞符信也故天子冒而還之凡言贄則受之而已若五玉即五瑞則是以天子錫命之圭璧與三帛二生一死俱為贄矣注家承誤已久故詳辨之

孔疏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固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此篇類于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

羣后四朝賔也禹謨徂征三苗軍也堯典釐降二女嘉也五禮之事並見于經知與後世不異也

五器注疏謂以玉作五器即上五玉蔡傳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九字作錯簡本吳才老說而云五器即五禮之器也本朱子說如吉禮之器為簠簋軍旅之器為干戈之類此解不易但復云周禮六器六贄即舜之遺法也此句當刪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禽作六贄以等諸侯此豈足該五禮之器乎

藝祖孔傳以為文祖之廟藝即文也疏云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愚按經文止言祖不及禰蔡傳引王制雖本注疏亦可刪

孔疏南之如岱西之如初北之如西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者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文中子曰舜一歲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朱子曰古之天子一歲不

能遍及五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

禮

五載一巡守　四朝　明試以功

王樵曰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言堯時

十二載一巡守也則五載之制乃舜所定其後成周

復十二年一巡守堯上古事簡周世文天子不能頻

出也舜五載勤民也

四朝孔傳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禮記疏引鄭玄

云四方諸侯分四年來朝京師蔡傳引之葢彷周禮為說蘇軾曰見文集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材必觀積勞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

肇十有二州　濬川

孔疏周禮職方氏有幽并而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于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于禹貢皆兾州之域知分兾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無梁青

而有幽營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營州之地知分青為之也劉悳曰冀州北接沙漠其地于九州為最大分冀為幽并以此二州捍北狄使不得内接畿甸所以壯京師之翼衛禦外夷之侵陵也鄒季友曰孔傳分青州為營州蔡傳亦用其說按遼東與冀州接壤西至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若以屬青則非所謂高山大川以為限之意蓋幽并營三

州皆分兾州之地耳顧炎武曰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今石嶺關以北至豐勝二州營在今遼東大寧並有塞外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傳王樵曰分州置牧意在聯屬侯服董正治功也地太廣則有所不及此兾青之所以分也又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青入于徐梁入于雍并入于兾也此殷制也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蓋周又分兾為并而併營于幽復禹之青而省徐入青也

呂祖謙曰禹治水嘗濬川今水平復濬安不忘危也

川不言十二水無大小皆濬之也陳雅言曰山之表

識無待于致詳水之疏導則不容以或畧

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　金作贖刑　怙終賊刑

漢刑法志世之説者以為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

之屬屝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

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屝屨赭衣者哉程大昌曰漢

文帝除肉刑詔云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策賢良亦然白虎通

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衣赭犯髕者漢志改為臏師古注臏去膝骨頭以墨蒙其臏而畫之犯宫者履屝犯大辟者布衣無領蓋謂别異服以愧辱之而不至于用刑此遠古而訛傳也經曰怙終賊刑刑故無小何嘗置刑不用哉況象刑之次降而下之方有流鞭撲撻若謂象刑止于受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撲撻焉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謂何是必圖寫用刑

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不犯也嘗觀周禮布刑象之法有執木鐸以警衆者有屬民而讀者又有書五禁于門閭諭刑罪于邦國者上下相承極其詳複正恐不知者之誤觸耳由此言之則藉形象以圖示其可愧可畏正聖人忠厚之意也魑魅魍魎人固不顧與相直然天地間不能無聖人範金肖物鑄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芨者知畏而預為之避此畫象而期不犯之意與鑄鼎象物之意不正同哉愚謂墨刑見

于太甲劓殄見于盤庚劓刵見于康誥可謐五刑自古而有帝王不能廢苗民特淫虐用之耳丁謐謂肉刑興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其意是矣其說則非也

流宥王肅謂在八議之列八議者周禮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是也朱子曰流宥五刑如流放竄殛加之四凶者今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鞭撲以下隨事施行不領于

士官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惟其當而已又豈一于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誅也是聖人之心不忍于元惡大憝而反忍于銜冤負痛之良民也其必不然矣夫刑雖非可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傷肌膚以懲惡亦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于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

殘其肢體仍全其軀命且絶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上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或者謂四凶之罪不輕于少正夘舜乃不誅而流之以是為輕刑之證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成其罪本不至死三苗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則竄徙正得其宜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夘之事則經典不載獨荀況言之吾亦安能輕信其言遽援以為斷乎愚按朱子此論大全亦引之然

肉刑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後者末世獄繁吏濁施之一不當則徒傷肌體而惡無所懲呂正獻公著之言至矣

孔疏傳以金為黄金呂刑傳又為黄鐵蓋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㮚氏為量段氏為鎛桃氏為劒其所為者皆銅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黄金呂刑黄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

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愚按周禮聽訟入束矢鈞金注亦以金為銅

陳啓源曰舊注賊殺也怙終之罪亦有差等安得槩殺之乎路史解云恃其詐力遂惡不悛賊害於人三者罪必刑而不赦也文法與左傳引夏書昬墨賊殺相似此說可從

幽洲　崇山　四罪咸服

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

工幽州居此城

孔疏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朱子曰

或云在澧州慈利縣

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

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跡堯非不知其不善

也罪狀尚伏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于匹夫

之中而禪以位于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

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也蘇軾曰天下

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

林之奇曰舜誅四凶當在洪水未平之前朝巡肇州當在禹平水土之後史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繫之于下耳世徒見四凶得罪不在堯世遂謂堯不能去不知舜之去四凶乃歷試之時實受堯命如禹居

攝時亦受命征苗也史本紀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云云

百姓至八音

百姓注疏言百官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是本分

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也為天子服三年

之喪只是圻内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為君為父俱服

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

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

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

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内者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封建之時諸侯各君其國天子與親賢共天下不私其尊親于已也故畿外無服　三載當從孔傳屬下為句陸德明釋文八音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格于文祖

孔傳喪畢之明年告廟即政鄒季友曰按孟子言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天下歸之而後踐天子位

孔傳本此蔡傳云不知何所據豈偶未之思歟王樵曰舜服堯喪畢已格于文祖告即位恐無避于南河之事蓋舜雖不敢辭天子之重理亦未忍遽居堯宫逼堯子是之曰避耳若曰躬解幾務遁于南河則無是理也又曰按攝位受終于文祖巡守歸格于藝祖即位格于文祖此舜代堯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之明文也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與臣工共盡享格之義此不易之禮也然則如非族何曰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舜與堯雖非族也非非類也聖人之德也君臣之契也禪受之統也類莫如堯與舜也廟號神宗自官天下視之萬世之宗也堯之祀非舜主之而誰也然則于瞽瞍如何曰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自為虞氏之祖故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于堯以天下相傳之義固不相妨也禹之于鯀亦然矣然則丹朱不祀堯乎曰朱子謂堯廟當立于丹朱之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愚謂此商周革命之禮非舜禹

禪承之禮也以經考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非舜祭于廟而丹朱與有事之明徵乎祖考下繫虞賓則考者堯也若謂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與殷之孫子侯服駿奔于周廟者同也其必不然矣

詢于四岳

王樵曰周官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百揆總百官成周冢宰之任也四岳總方岳之事成周二伯

之任也王制天子千里之内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有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周二伯處外以分領天下唐虞四岳處内以總領十二牧十二牧又分領諸侯所以外無偏重之勢愚按周二伯亦在京師覲周名二公主陝東陝西可見方麓以為處外非也

能邇　惇德允元　難壬人

朱子語録能邇之能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愚按能之為言耐也古文能字與耐字通見禮運及漢書旬

子云若馭樸馬（未調習之馬）若養赤子若食餧（飢餧）人因其懼因其憂因其喜因其怒曲得所謂馬此能之之說也

德元之人以樸畧為治以醇悶為功以樸畧為治故治立而跡不見以醇悶為功故功成而人不知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吏可以齊衆武健之才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刀筆吏不可為公卿

而房杜無赫赫之績知此者可以言用人矣

孔傳難拒佞也愚按古文任與壬同故訓佞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此義長朱子語録云難平聲任如字言不可輕易任人也此未定之說故仲默不取

伯禹作司空　稷契暨臯陶

孔疏國語有崇伯鯀堯殛之于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曰伯禹黄度曰禹賜姓姒國于有夏即今潁昌陽翟

縣是今鈞州豈自崇徙封歟

史記索隱譙周云稷契生堯代舜始舉之乃帝嚳之冑非子也愚按此據左傳史克語疑本紀非實然古人年歲多期頤以上舜乃受終申命非真堯不能用有待于舜也史克之言容有過辭傳云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索隱曰禹為司空司空主土則禹在八愷之中契為司徒司徒敷教則契在八元之列又按史克所序高陽氏才子有庭堅而楚人滅六蓼臧文仲云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注庭堅即皐

陶字則臯陶在十六族無疑矣或以臯陶刑官故其後不甚長然后夔典樂之官也娶玄妻生子伯封一傳而羿滅之事見左傳此又何說

播時百穀

金履祥曰易大傳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則耕稼之制其來已久書曰播厥百穀詩曰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甽田古畎字趙過行代田以一畮三甽蓋古法田則壠甽之修自稷始

也晉董史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也后稷之所以為天下烈也愚按國語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蓋播穀非始于后稷也特洪水之後樹藝不明稷復教之故天賜以來麰耳國語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注死于黑水之山毛詩傳云

蠻夷猾夏　汝作士　三就　三居　明允

董鼎曰或言虞時兵刑之官合為一禮樂分為二成

周禮樂之官合為一兵刑分為二故此蠻夷猾夏亦以命臯陶然經只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征苗之兵禹實掌之未嘗用臯陶則兵刑非兼掌矣王樵曰上古無大夷狄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內以委刑官其云猾夏不過如漢人所言行盜侵驅之類耳故制以士師而有餘大刑甲兵蓋未嘗用也兵藏于田賦徒衆掌于司徒戎器出于工戎馬出于虞則兵無專官自無廢事至成周時世變日滋戎狄

勢盛內則强諸侯時時有之故初克商即滅國五十成王即位又踐奄伐淮夷事浸多矣周召二公每以詰戎兵張皇六師為言蓋時實宜然非周德衰于唐虞故詳于政而畧于化也　黄度曰唐虞三代之時中國皆有戎狄雜處左傳周封魯衛疆以周索封唐疆以戎索以禹貢職方參攷之唐虞所都冀州正戎索之地也帝都所在而甸侯二服半為戎區何也鴻荒以來天下崇山巨嶂陵原險阻之處草木蒙翳狐

貍所居豺狼所嘷戎狄生長其間攘剔驅除實賴其力裂土胙國固當與共之而其地不可盡井牧戎狄之飲食衣服又不與華同故因其所有與其所能使奉職貢其侵畧中國也則以士師治之否則與之相安于無事蓋當時事宜如此雖其人驁悍難馴而堯舜盛德天覆禮樂文明咸服于聖人之化焉若曰狼子野心遺患肘腋始別異之遂屏攘之又至于翦除之如淮南厲王賈捐之虞詡范曄之所慮此後世之

事不可以論帝王之聖也

孫奕示兒編爾雅士察也周禮士師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孔安國曰士理官也理蓋獄官欲得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其謂之士者則欲致其察也

魯語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愚按此所謂五刑與呂刑不同然以經解經當從呂刑無疑也原野市朝是孔傳所據

朝與市二所故分之爲異耳馬鄭王三家謂三就者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甸師見周禮但唐虞時未聞有此官

三居蔡傳引孔氏以爲未見所據愚謂大罪四裔如四凶是也在五服之外次則處之荒服又次則處之要服蔡與流是也此豈非的證

陳氏曰易言用刑者如噬嗑如賁如旅其象皆取于離用刑在明可知矣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允不足

以當人罪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益哉

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予草木鳥獸先王之世山澤為之厲禁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與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皆若之之事故鳥獸咸若所以為夏后塵濯魚物所以為文王然至于鳥獸繁育則有益之烈而焚焉有周公之驅而遠焉蓋若之為言順也居于山澤順也交于中國非順也豈徒以長

養爲順哉

金履祥曰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邦之爲高皐之爲咎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鯀之爲鮌虺之爲偪紂之爲受冏之爲㹸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與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從益見秦紀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

決故于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䕫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何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紀不燒太史公所據以紀秦事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者乎其字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兩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于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别有伯翳其功如此

而名反不見于書乎夫以伯翳不得為伯益則卨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臯陶倕不得為垂鮌不得為鯀他如仲儡不得為仲虺紂不得為受羿不得為冏君雅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序之謬如此者多不獨序益為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總序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談遷二手故其乖剌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

翳爲臯陶之子則嬴郾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蓼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使伯翳果臯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才子隤敳至夏啓時二百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餘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辨愚按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韋昭注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吉甫之說本此

典朕三禮　伯夷

黄度曰典禮在命工虞之後文武小雅終魚麗而其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蓋事序如此

孔傳伯夷姜姓王應麟曰按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注謂炎帝之後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

史記歷書引之不云伯夷

命汝典樂　詩言志　律和聲

按易云先王作樂崇德以薦上帝配祖考樂記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葢治定功成樂以彖之舜之命夔所以必在禹臯稷契諸人之後也然繼此則有讒說殄行之懼孔子之舞韶樂而戒佞人其亦取義于書乎

朱子曰或謂詩本爲樂而作故學者必以聲求之今考之虞書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

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于朝廷下達于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于詩者為多然猶曰興于詩成于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言詩主于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之思無邪孟子之以意逆志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則志者詩之本聲樂者其末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

就使得之止鐘鼓之鏗鏘而已況古樂散亡其遺聲又無從而考乎顧炎武曰古人以樂從詩後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之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樂應之此之謂以樂從詩古之詩大抵出于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詞不侈音節往往合于自然之律楚詞以降即已不必盡諧下及魏晉羌戎雜處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

人之作多不可協之音于是不得不以律呂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又曰詩三百篇皆可被之八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于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詞而與徒詩無別矣于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陳師凱曰黄鐘為宫則其為商其為角及三分損益

隔八相生今為説以明之陽律生隂吕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隂吕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一陽律左旋隂律右轉隔八位而相生黄鍾為第一宫其長九寸隔八下生林鍾為徴三分損一其長六寸林鍾隔八上生太簇為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惟此二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餘律則餘分參差矣太簇下生南吕為羽南吕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宫宫生徴徴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下皆倣此以至仲吕為第十二宫

上生黄鐘為徵下生林鐘為商上生太簇為羽下生南吕為角十二宫各有五聲此六十聲宫徵商羽角隔八相生之序也由宫聲之濁而長以漸而清且短之序則為宫商角徵羽假令黄鐘為宫則相去一律而太簇為商又相去一律而姑洗為角又相去一律而林鐘為徵又相去一律而南吕為羽羽距黄鐘之宫又相去二律焉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徵羽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為變徵

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為變宮所以齊五聲之不及也五聲是土金木火水五行是水火木金土朱子曰黃鐘之管最長九寸應鐘之管最短四寸半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凌君故有四清聲聲清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鐘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㽔賓為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為臣凌君不可用遂用㽔賓減半律為商聲以應之如方響鐵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外添四清聲也又曰半律通

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惟存黄鐘大呂太簇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半聲是也變宫變徵始見于國語注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宫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黄鐘為宫則第六變得應鐘為變宫第七變得蕤賔為變徵如林鐘為宫則第六變得蕤賔為變宫第七變得大呂為變徵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内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

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應鐘四寸半是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于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卲寶曰古者律和聲以竹為之和以天也王朴絃柱以準律（朴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分寸設柱用七聲為均變宮變徵樂成而和見五代史）是以絲和聲也今用之近乎人矣語云絲不如竹古今之樂其所以異在此

陳埴曰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以樂德教之曰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之曰興道諷誦

言語又以樂舞教之以律同聲音大合樂此正后夔之職直溫以下所謂樂德也詩言志以下所謂樂語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所謂大合樂也

出納朕命惟允

黃度曰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龍與夔聯職其事通于樂也　按蔡傳分命令政教敷奏復逆以配出納

新安陳氏師凱疑于朕命難通謂此欲其審君命之當

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必允當而止如後世批敕審
復之官此說有理但益稷篇云出納五言又云工以
納言則言固多達之于上者矣天下之言皆屬君身
故納亦曰朕命耳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分北三苗北從二人相背即古背字
陳大猷曰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考績于三載
時加警敕以作其怠黜陟于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
成不肆不拘所以為善成周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

三載計治行誅賞世變不同故也陳雅言曰聖人立法必要其所終稽其所弊使徒考績于三載而不俟之九載之黜陟則失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矣使徒黜陟于三考而不先以三載之考績則失之太寛玩法者或得以自縱矣　王安石曰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之官或終身于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特爵服之加而已司馬光曰治道莫先于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求之毀譽則愛惡競進而

善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横生而真僞相冒要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苟為不公不明則後世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責成也遠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

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也

金履祥曰有苗始末說者不一愚嘗考其實典謨所稱前曰三苗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詞則事有不同矣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舜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于以黜陟亦以消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所

存者將其一種耳愚按三苗丕叙亦在堯時以其竄于三危者言也以後徂征來格分北則皆其舊都也先儒謂始特竄其君不滅其國猶立其後孔疏云禹繼鯀為崇伯三苗未必絶後復不從化乃徂征而分北之

五十載陟方乃死

按舜服堯喪注疏不數五十載內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故云舜年六十二而為天子壽一百十二歲邵子皇極經世紀舜丙

辰即位至薦禹十七載崩適生年為一百十歳朱子中庸註舜年百有十歳是與邵子同也吳澄曰舜以喪畢之明年踐位而此五十載即始自堯崩之明年何也堯崩而天下無君舜雖未為天子紀年則當屬之舜故始自堯崩之明年為舜元年如漢王至五年方并項氏得天下然秦亡而天下無君則即以入關之年紀為漢始之年也　孔傳舜升道南方廵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韓退之駁之云地勢東南下不

得言陟方陟升也謂升天也愚按尚書中陟字有訓升者陟丕釐陟禹跡是也有訓升遐者禮陟配天惟新陟王是也升遐可訓陟而不可訓陟方若方乃死為句又不成文今謂陟方者升行方岳陟禹之跡方行天下此明證也（家語舜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以陟方對行宮正主方岳之說）孔氏雖誤解南巡特沿禮記之誤其意猶為近之孟子曰舜卒于鳴條鳴條湯伐桀處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史記正義引括地志

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南阪口即古鳴條陌一名鳴條岡今在解州安邑縣北二十里舜都蒲坂去安邑甚近合以陟方之文舜于此必因省方問俗而出祭法所謂舜勤民事而野死也舜雖薦禹身為天子如故唐虞之制五載一巡守安知不因禹周巡四岳時特出近郊廉問民隱而竟没于其地耶蓋古者天子車轍所至即可以陟方言之因其没不于㝠宫遂謂之野死書亦曰陟方乃死所以别于徂落之文

也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沒書出于戰國時非可深信鳴條一語與孟子正合蔡傳兼引蒼梧鳴條二說考之尚未詳　黄度曰舜禪與堯禪微有不同者舜之世禹雖攝位大政令猶自舜出觀征苗可見金履祥曰堯之命舜曰陟帝位舜之命禹曰總朕師終陟帝位其命有異故其攝亦不同其時或以巡省方岳而崩故舜典有陟方之文愚按文叔之言與余合方麓亦云舜崩

于行是實但蒼梧難信耳温公詩虞帝既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廵迢迢渡湘水前賢固已疑之或以禹葬會稽證蒼梧之事不知禹雖薦益于天相也非攝也廵守之事禹固自為之矣安得以例舜耶

附考蔡傳云徂乎方按揚子法言注云方四方也蔡氏引此以解陟方未當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埤傳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尚書埤傳卷三

吳江朱鶴齡撰

大禹謨

章如愚曰堯舜考其行大禹臯陶考其言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君天下而云謨者舜時未為君也

克艱厥后

陳大猷曰忽其艱則玩畏其艱則沮徒以為艱而不克盡其艱則畏而沮與忽而玩者均耳故禹不徒曰艱而必曰克

儆戒無虞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王應麟曰潔齋解云治安之日即危亂之萌如漢宣帝時匈奴來朝渭上是時元后生成帝新都簒漢已兆於此興衰倚伏果可畏哉

司馬光曰大禹謨有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人主莫

患乎使賢者為之又與不肖者規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慼孰大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必與天下之奸邪為怨敵非好與之怨也不與之為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名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奸邪為敵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如是則忠直之臣雖欲無危不可得也明王知其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急用之專信之至親不能奪至貴不能爭大讒不能間然後得以竭其心

而展其才人主端拱無為而光宅四海身享榮名用此道也

王樵曰書傳熙字例訓廣蔡傳光輝明白等語當删廣之對疑何也歧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中實不安而自說於可成寘寘決事以之取敗者多矣梁武帝欲納侯景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此正疑謀也武帝不勝貪心成于朱异之佞詞遂有臺城

之禍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九叙惟歌至九歌

孫奕示兒編五行一也大禹謨所序與洪範不同何

也曰聖經之言各有攸主禹謨所主者養民之政故

以五行之相克言之克下為財故也洪範之所主者

自然之數故以五行之生數言之舉生數則成數可

知矣

鄒季友曰經以五行并穀為六府則五行當指物而

言不當言氣也孔疏云府者藏財之處六物者民之所資也立言之序與洪範異者便文耳意亦謂六物皆民所用無所重輕不專取相克之義蔡傳云五行相克而生穀似主重穀之意然四序順布百穀用成豈必五氣相克而後生穀哉余氏芑舒亦云六府當以五材言洪範潤下作鹹等皆言材耳　按蔡傳既言相克下文又云相助者假如火盛則金衰若水洩火之勢則金得補矣餘倣此　附考蔡傳什器按史記索

隱什器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什爲數

猶今云什物也

孔疏晉郤缺引此經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

歌如水能灌漑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

生殖穀能養育見之謠詠各述其功猶漢魏以來樂

府歌詞禮記疏歌出于人而還感人如雨出于山而

還雨山火出于木而還燔木朱子曰九歌今亡其詞

不可稽考以理觀之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

王應麟曰書大傳帝十有六載廟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叙惟歌九德之歌于此猶可考金履祥曰九功之歌舊矣禹言于帝比音而樂之以勸于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于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嘗用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離騷所謂啓九辨與九歌是也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為韶樂誤矣朱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舜樂也所謂九韶之舞

也瞽矇掌九德之歌比于六詩意其詞詳矣惜後世不傳　張氏曰戒用休如周官大比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用威如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穀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勸以九歌如周官州正趨其家事里宰趨其耕耨龠章吹豳雅豳頌之類

皐陶邁種德　惟帝念功

蘇傳種德如農之種殖衆人之種德也近朝播而暮穫報亦狹矣皐之種德也遠栽培之深厚滋養之豐

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降民被其潤澤而懷之也

禹蔵推皐陶之功其後不薦皐陶于天而薦益何也考夏本紀則禹受禪之後皐陶尋卒矣路史云皐陶年一百六歲未知出何書

刑期于無刑

林之竒曰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民皆趨教而刑爲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蓋百官以無曠爲能惟士

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虚設始為能其官爾

不矜不伐

呂祖謙曰才立己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矜伐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黄度曰人心應緣接物者也易流故危道心虚寂難名者也無跡故微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道

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愚按虞書言心不言性商書言性不言情然横渠云心統性情道心即性也人心即情也精一執中則約情之偏而合乎性之本然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孔疏百姓無主非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

昆命于元龜

王十朋曰命龜令龜也古人以昆為兄兄為父後故

訓昆為後與後昆之後同

神宗

吳棫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天下今以授禹其

宗堯何疑唐孔氏以為舜始祖之廟非也王樵曰神

宗為堯斷然不易文祖神宗其祖有功宗乃德之所

自始歟湯稱烈祖大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

高宗即文祖神宗之意也周人謚法已權輿于此

苗民　歴山　干羽

孫覺曰指其君長則曰有苗兼其君民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歴山亦名首陽山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凡十二名隨州縣分之歴山尚有舜井

孔傳舞文舞于賓主階閒抑武事疏云釋言干扞也

楯為人蠹翳也（舞者執以蔽扞自蔽翳）以據器有武有文俱用以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

皋陶謨

林之奇曰此篇首尾皆大禹言其實陳於帝前史記曰帝舜朝禹皋陶相與語帝前是也

皋陶曰都　惇叙九族　庶明勵翼

陳氏曰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為矜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為諂

陳師凱曰程子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

也惇者篤恩義敘者正倫理二者盡齊家之道

王肅曰以衆賢明為砥礪為羽翼愚按古厲勵礪三

字通用

知人則哲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蘇軾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非

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于

自知而安于材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

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後世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哉以孔明之賢猶失之于馬謖而孔明亦自審終身不敢用魏延可以見知人之難也

真德秀曰孔壬注疏以為甚佞王荆公訓包藏禍心蓋以壬為妊娠之妊而胡氏非之以為荆公為此訓將以腹誹罪人乎今復有祖其說者不若從舊為長

蔡傳從荆公說 黄度曰孔傳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

指謂共工驩苗之惡易見共工之惡難知巧佞每能使人溺也故不著其名而表其狀然四罪共工流獨輕于放竄殛行法據其事立言窮其情象恭必求自蓋其心雖甚無狀而其跡多隱伏聖人行法終不以其所不可見者深文坐之至于立言為世訓則嘗推其所未為而知其所必至故堯謂之滔天禹以為孔壬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任人孔壬于

小人之中又分別言之有以異乎曰君子小人天下之總名也小人之中有壬人焉鍾陰柔之氣乘霿霧之運謹身曲意以媚人主使人主入之而化去之而思如膏油之相入滑澤浸漬而不可解釋故禹畏之而正名之曰孔壬孔壬者大而甚之之辭也帝曰靜言庸違禹解之曰巧言帝曰象恭滔天禹解之曰令色巧言之姦著于庸違象恭之惡極于滔天而其在人主之左右也脂韋婉孌便佞轉側若鸚鵡之能言

若雋永之適口人主豈能知而遠之哉禹深畏之比于驩兜有苗而其屏而遠之也其效至於黎民又安蠻夷率服蓋聖人之視壬人如此其重而知人安民諄諄以其難相告戒其畏而思去之如此其不易也孔子論為邦曰遠佞人鄭詹至魯曰佞人來矣公羊子曰甚佞也甚佞之云其即書畏孔壬之義乎然則君子之與壬人何以辨曰其色可覿也其言可聽也覿其色齋莊溫栗者君子也便娟側媚者小人也聽

其言洋洋秩秩有倫有脊者君子也緝緝幡幡無壇無守者小人也周勃木强少文高帝曰安劉氏者必勃李勉曰盧杞奸邪天下皆知惟陛下獨不知所以為奸邪也此精于辨君子小人者也

亦行有九德至采采　愿而恭亂而敬　剛而塞

陸九淵曰皐陶論知人之道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其人有其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偽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偽為之故

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以載采采言之然後人不可得而庾也陳雅言曰君子取人不可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徒徇其名而不究其實則虚譽隆而實德病矣論人之德先言行而後言德者葢由行而後見其德也稱人之事先言事而後言德者葢因事而始有以驗其德也　按亦者旁及之詞蔡氏訓作總未詳何本西山真氏云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此較自然行注疏讀下孟反

孔疏愿者遲鈍外失于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于心故稱敬以顯情　蘇傳横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在于夸傲

孔疏剛與强相似剛是性强是志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巳所是不爲衆撓强也　蘇傳剛者或色厲而內荏故以實爲貴龔鈌以陽處文剛而不實知其不免　陳龍正曰臯陶知人之法立名九德洪範

説三德周公説夏臣迪知忱恂亦只在九德之行為其切實精當故羣聖遞傳述之蔡氏解作盛德自然程子以為此唐虞論學之宻也大約寛柔愿擾是陰是沈潛下四者即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强是陽是高明下五者即柔克之法上以此造士下以此自成有此變化矯揉便成正直陽數宜勝故陽五而隂四也

日宣三德至亮采有邦　翕受敷施　撫于五辰

方孝孺曰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遺乎

道材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

而有三德者亦俾為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為邦君聖

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之哉以為求人太全則

天下無全材不若因德命官之為無失也臯陶未必

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臯陶益稷所為之事伯夷

后夔宜亦有所未能然而數子為之各稱其位而成

名于後世以其精而不以其備也

孔疏天子任人為職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

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

胡旦曰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隂木所以撫木辰也季夏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坂隰所以撫土辰也冬為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

又曰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四時順土在其中矣

萬幾

姚舜牧曰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疏曰幾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動之微也蓋人心初動本無不善之幾慎此幾以往其應必主于吉故又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不慎此幾而向于逸欲則禍患萌焉此萬幾正易知幾之幾也解者泥蔡傳却訓為禍患之幾不惟書義不明易義亦晦矣

天秩有禮　和衷哉　五服

五禮注疏作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非是蔡傳本朱子極明黄文叔以為即吉凶軍賓嘉此說亦有理五典五禮俱見舜典篇不必異說

衷即降衷之衷古與中通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于是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章叙典秩禮即禮義威儀之謂也合于衷者有五服能者養福之謂也

悖於禮者有五刑不能取禍之謂也康公之言與皐陶相發

附考 蔡傳自九章至一章按周官司服公服衮冕而下九章如王之服（馬廷鸞曰公有降龍無升龍以別天子）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如侯伯之服孤服希（音同止）冕而下三章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如孤之服凡五等然此只周制耳唐虞之制未必皆同

天明畏

朱子曰天明畏林氏說作好惡是天之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上明字）天之所威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威

益稷

四載　畎澮　奏艱食鮮食

孔疏輴（音春）與橇（音毳）毳為一樏（音雷）與梮（音菊）橋（音蹺）輂（音菊）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陳第曰輴夏本紀作橇張守節曰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

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擿與擲同揚子擿埴索塗謂冥行者擿上而求路也用

拾泥土之物今杭州温州海邊有之樏夏本紀作橇

韋昭曰樏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按二說是也

輴樏皆可載人故曰載如淳注云橇以板置泥上檋

以鐵施履下夫板鐵之類既不可謂之載足之所踐

又豈可謂之乘乎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

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乎川蓋畎極小而澮極大故蔡云舉小大以包其餘也王應麟曰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鄭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封洫而輿人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戎車是利甚

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開通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于農伏險于順取上坎下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土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鄒季友曰經言鮮食則曰奏言艱食鮮食則曰播奏蓋謂播種艱難故以百穀為艱食也蔡云民尚艱食

則與上句語法不協馬氏曰根生之食亦謂百穀也較勝疏云益奏鮮食刋木所獲鳥獸也稷奏鮮食決水所得魚鱉也愚按釋名云艱根也如物根根生之物蓋百穀菜蔬皆在内鄭玄專主菜蔬非孔傳難得之食固長馬義亦可備一說

安汝止　惟幾

安止兼動靜言朱子曰衆人之動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

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百物者也然必曰主靜云者以相資之勢言之動有資于靜而靜無資于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越真德秀曰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趙岐孟子註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

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誠神幾曰聖人

臣哉鄰哉

張綱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

日月至五色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山龍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天子諸侯下至

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疏云

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畫者為繪

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

變之以三辰為旂旗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故傳以日月星為三辰此星辰與他處異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謂龍為袞宗彝為毳

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又云衣章日月尊而在上裳

章黼黻尊而在下衣在上為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

先裳在下為陰陰統于下故所重在後虞世基袞冕奏准尚書于

左右膊上為日月各一當後領下為星辰又山龍九物各重行為十二

鄒季友曰宗彝彝上尊也䖍鬱鬯曰彝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魯水反畫虎蜼于彝故蔡傳以宗彝為虎蜼也孔傳止言宗廟彝尊虎蜼用鄭說爾雅注蜼以獮猴而大黄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蔡云取其孝指宗廟祭器而言非謂虎蜼也周禮司尊彝疏云禘祫用虎彝蜼彝又司服疏云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羅端良曰風雲雷雨亦

天象也而有難於象者故借四物表見之風以虎雲以龍雷以雉雷動雉始鳴雨以蜼也　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繹器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又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黻孔傳黻為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兩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也楊旭曰古黼黻作㣇弜形㣇象斧取其斷弜象兩弓相背取其辨集傳兩弓相背俗訛作已讀為戊已之已非是弓不成字無音可讀　絺鄭氏讀為黹

諸矢切音矢爾雅黹紩音秩也郭璞曰今人呼縫紩為黹說文云箴縷所紩衣從㡀丵省象刺文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　鄭玄曰性曰采施曰色陳大猷曰五采五種華采之物藍丹砂粉墨之類是也施于繒帛為青黃赤白黑五色　黃度曰日月星辰雲氣乾之施化也乾陽物也陽輕清故畫于衣虎蜼藻火白米品物流行坤之效法也坤陰物也黼黻色白黑兼青亦陰也陰重濁故繡于裳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謂此也　林之竒曰周禮無十二章之文說者謂周登三辰于旂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語孔疏云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示人時節左氏謂旂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于衣周人獨飾于旂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氏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實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禮乎

孔疏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怨并言怨者韶樂自美耳樂采人歌為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朱子語錄五言東萊釋為君臣民事物之言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樂記所云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若商放緩便是宮聲琴家最取廣陵操以其覸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出納五言只是審音

知政之說棐與得曰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于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于詩之所諷則爲五言陳大猷曰采詩而納之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颺之是也

欽四隣

孔疏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

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按鄭註本書大傳）胡一桂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欽四隣謂所與同列之近臣當敬之使同心而弼我也陳大猷曰四隣諸侯各有其職而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於此可觀君道亦可觀相道矣王炎曰無面從于上不諂欽四隣于下不瀆（新安陳氏謂蔡解欽四隣欠明以上說較可通故錄之）

侯以明之　書用識哉　工以納言

附考　蔡傳廣輿崇方按周禮注崇高也方等也高廣等

謂侯中也易氏大射解云天子射虎侯其道九十弓虎侯之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廣以其一為之鵠則鵠方六尺諸侯射熊侯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以其弓之數降殺之凡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

呂祖謙曰書以識兼記善惡如周制書孝弟睦婣有學者書其善也左傳斐豹欲除丹書書其惡也侯撻行於一時書識示於久遠

黄度曰工在周為太師納言時颺類若陳詩之事吳澄曰射侯以禮教也納言以樂教也於此見帝舜為君為師之道王樵曰蔡傳謂工以納言即龍之所典而命伯禹總之蓋付其言于龍使不得行其讒以害政付其人于禹使有以革其讒而為忠也

俞哉　明庶以功

袁黄曰俞者然其言也哉者語助辭唐虞之際君臣相與豈有口然而心不然者哉況威加頑讒始終是

並生之意禹如何而不然之耶禹果不然之而舜又曰臯陶方施象刑則是禹為無益之言而舜為愎諫之主矣詳禹之言只是勸勉並無不然之意亦未嘗說不用威而用德不知從何處生來

孔疏敷納明庶與舜典異者彼是施於諸侯其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言庶納者受取之庶謂在羣衆王十朋曰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為盛故言庶

丹朱 娶于塗山 十二師 五長 方施象刑惟明

史記正義帝王紀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

范汪荆州記云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

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鄧州内鄉縣西南百三十里羅

景綸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

公之心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

以愛天下尤以愛丹朱也若使傲虐之資輕居臣民

之上則毒遍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將來牧野之誅尚

得謂愛之乎堯舜之于子亦貽之以安耳

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杜預注在壽春東北（在今鳳陽府懷遠縣）

愚按寰宇記云古當塗國在今濠州西一百十七里漢為縣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在壽春東北輿地記謂即禹所娶塗山氏國也世紀云塗山氏合婚于台桑之埜在鍾離西七十里即當塗縣而華陽國志又云禹娶塗山今江州塗山（今重慶府巴縣）禹廟銘存焉山有禹王祠塗后村元人賈元亦云禹生汶川生于蜀

則娶于蜀宜也然塗山國自應以當塗為是當塗之山于天下稍向中故禹娶妻會諸侯皆在于此况禹封陽翟去當塗亦不甚遠史記索隱按系本塗山氏名女媧連山易曰攸女路史云禹年三十娶于塗山氏曰趫是為攸女死葬陽城十二師孔傳作師旅之師謂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以為此治水時徒衆其鑿甚矣疏云九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蓋本鄭康成之說蔡傳從之

按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畧如彼文耳孔傳云五國立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其説又與王制不合姑從蔡傳可也

邵寶曰臯陶之象刑非必用于苗也惟明於天下而可以風動乎苗理有固然矣苗雖頑獨非人哉德以化天下無間於苗刑以示天下亦無間於苗此帝舜之所以為大也

搏拊　祖考虞賓　柷敔　笙鏞　簫韶九成

鄒季友曰蔡傳搏至拊循二訓皆從說文按釋名云搏者指廣博以擊之也拊與撫同廣韻云彈也按也以此釋搏拊似優于說文戛輕而擊重搏重而拊輕取其聲之高下大小也又孔傳云搏拊以韋為之實以糠所以節樂樂記治亂以相注云相即拊也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形如鼓尚書大傳云帝王升歌清廟以韋為鼓即搏拊也以搏拊為樂器經典無文蓋漢儒鑿說耳

金履祥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失之者魯語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國語論禘郊宗祖皆以其有功于民者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决之于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黄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

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也況國語固云禘郊宗祖與報為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後世有為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氏祭顓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之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

朱爲尸者也祖顓頊郊嚳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宗祖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與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矣又曰舜處其子均于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

舜此據國語韋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祖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與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

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三禮考注考周禮弦歌用之堂上鼓鼗塤簫用之堂下柷敔則堂上堂下皆用之以為作止之節王樵曰合止是每一奏之合止至今猶然葢金聲玉振則是特鐘特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奏者是編鐘編磬特鐘此所謂鏞也特磬此鳴球也

附考蔡傳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音歷之按刻字為句籈

音真爾雅云所以鼓敔者櫟當作轢𨍭也　施黄管端黄管中金葉也頌磬頌鐘儀禮注音容言成功曰頌也頌古與容通

林之奇曰饗禮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云升歌清廟下管新宫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陳師凱曰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以證此章無不合戛擊搏拊以詠歌詩章是歌者在上也管鼗等

與堂上之樂更迭間作是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今時樂亦然按韻書箾有二音音簫者舜樂名也音朔者為舞竿蔡傳兼取二義而以箾韶為舜樂總名又云簫古文作箾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其云先儒者孔安國也安國所傳正古文尚書壁中之藏夫豈未見而乃訓為簫管之簫乎又左傳是舞韶箾此從古文作箾韶亦不類當考何楷曰箾

子鳳皇于飛其鳴將將其翼若干其音若簫有鳳有
鳳樂帝之心舊說鳳鳴若簫故帝舜之世作簫以象
之及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然則簫韶正當作簫管
之簫而蔡氏以為誤何耶陳暘曰舜樂以簫為主故曰簫韶九成商樂以磬為主故曰依我磬聲
許謙曰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
歌者工升自西階歌其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于
堂下奏其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其詩堂下笙其詩

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音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為十二而謂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為三成也書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蓋詠時擊磬撫琴瑟也此是說升歌三成下管鼗鼓笙鏞以間蓋間時奏笙堂下而隨之管鼗鼓鏞也此是說間歌三成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是說合樂三成

元首明哉至隳哉

范祖禹曰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隳矣孔疏云君無大畧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契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

職者詳也不明之君務察而多疑故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司馬光曰臯陶之歌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王者之職在于量才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擇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

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

尚書埤傳卷三